

17.46.17

刘德培

路大荒李森文编

8028
7224

山东人民出版社

刘 德 培

路大荒、李森文 編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济南

刘 德 培

骆大荒、李命父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二路中段）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3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分店发行

书号：2075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张 1 1/16 • 字数 194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统一书号：11099 •

定 价：（5）0.05元

目 录

一	刘德培起义的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出身.....	2
二	鬧濤.....	5
三	从秘密起义到公开反清.....	8
四	太和、西河、石門三次战役.....	13
五	成立大汉政府.....	17
六	紀魁的詐降和翟雷的被害.....	19
七	清兵燒杀搶掠、无所不为.....	20
八	和杀人魔王僧格林沁作斗争.....	23
九	突圍.....	26
十	人民的怀念.....	28
十一	結語.....	29—31

一 刘德培起义的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出身

在清朝中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从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开始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軍攻陷大沽，清政府和英、法帝国主义者訂立了可恥的“天津条約”。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軍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奕訢）逃往热河，結果又訂立了“北京条約”。从那时起，帝国主义、清政府以及汉奸地主就开始相互地勾結在一起，結成了“三角联盟”，更凶殘地压榨和剝削中国人民。

这一时期，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更加尖銳。革命的浪潮到处澎湃。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波瀾宏闊的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咸丰三年（1853年），洪秀全占据了南京。这一次的农民革命运动給予了全国的农民以莫大的鼓舞和兴奋。北方的捻軍在这时也开始了武装起义，山东各地的农民紛紛举起了鋤头鐮刀、棍棒扁担，起义抗清。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軍在雒河集（安徽渦阳）集会，推举張洛行为首領，打起了抗清的义旗，有組織、有計劃地和清朝統治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捻軍的兴起对北方的农民

起义的影响尤其重大。

当时的农民除了遭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官府的沉重赋捐外，又加上連年的水、旱、蝗虫等灾害和瘟疫的流行，很多人不得不抛棄土地，过着流亡乞討的生活。

在淄川县志上这样記載：

咸丰七年（1857年）蝗害稼。

咸丰九年（1859年）夏秋旱，禾歉收。

在博山县志上这样写道：

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秋，大风，禾稼搖落殆尽。

咸丰七年（1857年）丁巳秋，飞蝗蔽日，禾稼尽伤。

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二月，捕子遍野，捕兩月始尽。

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秋疫。

广大人民簡直活不下去了，但是清政府还在那里巧立名目，盤剝勒索。就在这个时候，在淄川以刘德培为首的农民革命响应了太平軍的起义，在淄川一帶打起了反清的大旗。

刘德培是清朝同治年間在山东和宋景詩同时响应太平軍的农民起义的杰出領袖。他曾率領着农民起义軍，占據了淄川城，和清朝統治者进行了英勇、坚决的斗争，牽制了清軍很大的兵力，給予了統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以一个孤城为据点和統治者战斗了一年，迫使清廷先后撤換过好幾次統帥。最后由于統治者殘酷地燒杀和炮轟，德培率領的起义軍，終因寡不敌众，彈尽粮絕而失敗。这一次起义虽然失敗了，但是他們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在淄博一带人民的口中还是嘖嘖地贊嘆着、談論着。对于他这种反抗清朝

統治者的英勇戰鬥精神，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贊揚。

根據鄉老的傳說和史料的記載：

德培是他的原名，在起義後改名劉培。原字雪田，後來改為春田。

傳說他的先祖是四川人，清朝初年瀘川的進士李先主四川孝丰作官時，被買作家奴，攜回瀘川，後來就在城外的紙房庄落了戶。據說劉德培的祖父無兒，找了麓村黃姓的一個孩子作為養子，這就是他的父親，名叫資治，曾在縣里作過刑書，並曾習過風鑑之術。

劉德培的父親早年也沒有兒子，找了一個養子，這就是德培的大哥。德培行二，還有三個弟弟。三弟名叫德源，曾在瀘城代書（代人寫訟狀）周景安那里做過貼寫，後來也參加了起義軍，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被清軍所殺害；四弟韞璽是個教蒙童的塾師，在龍泉鎮教書，後來中煤毒死去；五弟五子是個有殘疾的人。

德培少年多才，長得短小精悍，機智勇敢，並且文武雙全，他對人慷慨好義，恭謹有禮。小時就喜歡讀書，善於作文，曾就學於當地名儒劉申祉。後來歷城拔貢生林佑，在瀘川主講般陽書院時，德培也曾受過他的教誨，師友相處得很好。道光三十年（1850年）縣試時，他以文章優異，高中了第一名秀才。瀘川的縣官吳載勛曾對他特別加以贊許過。他在當時便很有些小名氣。鄉老傳說：他在進學時，賦題為“長笛一聲人倚樓賦”。他的文章中有“滿天月白，數點烟蒼”等句，有些老人們常說他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物。

德培平常就具有正義感，言談很具說服的力量。他作事有氣魄、有毅力，在羣眾中威信很高。大家稱呼他劉二劉，這是一個非常親切的稱呼。

他的家境很貧苦，曾希望當禮生（祭文廟時的贊禮）來糊口，但因無錢賄賂學官而沒有成功，後來不得不到鄉村中當一名教蒙童的塾師。

二 閘 漕

“漕糧”是當時統治階級剝削農民的一種苛刻的農業稅。是東南各省人民由運河漕運到北京供應官家食用的一種糙米，也叫作“水次漕米”。山東各縣供應的計有：“漕糧正耗”、“閘耗”和“臨清倉、德州倉本色正耗米”三項。同治末年，各縣清政府貪婪的官吏隨便定價，任意盤剝。當時銀價每兩還不足二千餘制錢，但各縣收糧折價則提到四千、五千不等。所謂“漕糧”，已是統治階級加倍剝削農民以供揮霍的巧名詞了。

咸豐十年（1860年）的冬天，德培在淄川六所總大胡嗣彥的家裏教授蒙童。當時淄川的農民對縣里所定的漕米價格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他們想破除“合勺成升”的漕規，提出“納米不納錢”的合理要求。劉德培對這一次鬥爭深表同情，因此農民擁護他為領導，并請他撰寫了抗議的呈文。又在各鄉各閘散發了數百張傳單，約會于某日集合，到縣城里去和知縣講理。如果知縣不答應農民的要求，他們就拒絕納漕。這件

事虽系农民的反剥削运动，但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参加。如前任修武县知县拔贡冯继照、举人王平格等人，也都同情农民的举动，亲笔签了名字，表示支持。当时羣情振奋、气势汹汹，很快就集合了兩千多人，大家都拿着农具包围了县城。

淄川县知县多仁是一个統治阶级忠实的奴才，是有名的貪官。他将漕粮的合、匀等数，捐成升数，借以貪污。他听说羣众要来鬧漕，十分恐慌，便秘密地派县役去探听消息。他知道了德培是鬧事的领导人，便派了手下的爪牙将德培逮捕。严刑拷打后，并以“糾众鬧漕”的罪名把德培判处了死刑。但在解往济南的途中，德培却得到了援救。

解送德培的这两位公差一位姓傅（淄川城东街人），一位姓朱（淄川城北朱家庄人），他们都具有正义感，認識到德培为羣众受难。在把德培解送到历城县东四十里的韓仓地方，他倆人在客店里买了酒菜，給德培解除了鐐銬說：“你所作的事，乃是为了老百姓，我們很同情你。如果把你解送到济南，一定是凶多吉少。咱們好好地喝兩盅，你就逃走了吧！以后的事情，我倆替你担承。”

当天夜里，月黑风高，德培拜謝了傅、朱二位公差，逃到了他的老师林佑的家中。后来他又轉到了博山的八陡鎮，躲藏在友人龔姓的家里。在这里認識了貢生魏孔彬。其后又逃到博山的东南乡，結識了司兆祿。兆祿領他避居在东坪貢生司冠平家里。在这里他又会见了坡地庄的監生蕭人芷。冠平、人芷和德培三个人相处很好，常常談論清明的腐敗和自己的抱負。他們相互鼓勵，都立志要为人民做一番事业。

臨淄縣的武舉李金鰲，因為領導鬧漕，被縣官看押了好些日子。他回家後，就制備兵仗、火器，集合了三千餘人，在李家庄組織民團，準備和清朝的地方官繼續作鬥爭。冠平介紹德培投奔李金鰲（有的記載說：介紹德培去投奔臨淄團長朱生協辦團務），在那里德培結識了臨淄傅曰庠和博興的劉化隴。他們佔據了鳳凰山通濟鎮，糾集志同道合的人準備起義。青州知府王繼庭和臨淄的知縣洪調笙誘殺了李金鰲，並派兵去打鳳凰山。傅曰庠和劉化隴都失敗被殺。德培這時正和苗某率領一部分人去進攻益都的金嶺鎮。在戰鬥中，因苗某被害而使進攻失敗。德培又暗暗地逃回淄川的東坪，仍住在冠平的家里避難。這時冠平的鄰舍住着一位老年人，名叫張積中，字是石琴。他是江南儀征人，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教首，學問很淵博。他長得相貌也很魁偉，須髮象銀絲一樣。德培、冠平、人芷三人常常和石琴先生議論國家大事。他們得到這位老先生很大的鼓勵，堅定了起義的決心。這時捻軍北上，各地農民都風起雲湧地響應，清政府命令各鄉舉辦團練，想作為防禦的工具。德培等認為時機已到，便想以成立民團為名，組織起反清的武裝力量。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月，淄川縣官多仁為了籌措軍餉，抗拒捻軍，又開漕征稅。有過鬥爭經驗的淄川農民，在德培的領導下，決心反抗“去合勻成升”的苛政。因此，又第二次掀起了農民的抗漕鬥爭。池子頭武生韓輔東率領農民負米納稅，被知縣多仁指揮官兵打傷打死了好多人。這樣，民情激昂，事件是越來越擴大了。民團團長監生畢瀾遠，和

武生高振远也参加了鬧漕的斗争。农民羣众將淄川城团团围住，杀了县役袁思茂，后来又包围了县衙，知县多仁吓得中风死了。千总李鸿图、教谕齐詮、訓导刘芝門和一些地主們，迫于农民的浩大声势，不得不向农民暂时讓步，減掉不合理的米价。农民鬧漕斗争，得到了胜利，德培也公开地回到了淄川城。

不久以前，淄川流傳着这样的一个民謠：“漕粮还是亏了刘二哥（指德培），我們納粮才分清了升、合、勺”。这可見农民对德培的尊敬和怀念。

三 从秘密起义到公开反清

德培認為要抗清首先要团結各方面的人才，并且必須建立一支强大的羣众武裝。同时还要有一个据点，好展开全面的活動。一八六二年四五月間，太平軍在进攻上海的战役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北方的捻軍也与清軍展开了激战。在沂蒙山区活动的幅軍，在鄒、滕、嶧地帶活动的教軍，以及在堂邑、館陶、临清地帶活动的黑旗軍，都在同清軍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清軍被打得手忙脚乱，陷于疲憊不堪的境地。全国性的反清革命风暴，給德培思想上很大的启发。这时候，清政府地方官吏搜刮民財、揮霍无度，人民恨之入骨，羣众的覺悟有了很大提高，使起义条件逐漸成熟了。

同治元年（1862年）的春天，德培和蒲人芷、司年平、孙作云、王廷揚、王在朝、苏庆云等二十余人結拜为兄弟，

他們在淄川的东南冠平的家乡——东坪（又叫东平），成立了团練，称为“信和团”（实际上是武装起义的組織）密謀起义。当地农民很支持这个組織，有的拿錢，有的亲身参加团練。他們聘請了有武艺的人充当教师，訓練团勇，冠平拿出所有的家产来支持这个行动。这时金嶺鎮的郭凤祥、冀州福軍領袖王四双刀和博山的張怀本、翟雷等人都参加了这个組織。由于得到了各方面反清分子和广大羣众的支持，他們的实力就一天天地壮大起来。

“信和团”規定了这样的办法：貧民入局作为正丁的按时发给衣食費用，作为余丁的也列入冊子作候补，并且替农民审理一些不平的案件，支持农民正义主張。有一个姓張的农民，控訴惡霸孙覃灼霸占了他的嫂子。德培派人去傳孙覃灼，却遭到了抗拒，便立刻派翟雷率領三十余人去包圍了孙的房子，將孙覃灼捉来。德培对这一案件作了审理，打击了惡霸的威风，替人民伸了不平。由于德培能为广大农民利益着想，所以人心非常悦服。

当时蒲人芷被派在淄川县城的团局内，注意官方的动态，其余的人就在东坪活动起义。这时博山的南境捻軍要到来的风声很紧，各乡民团团长都想利用“信和团”的威望来抗拒捻軍。德培受到几个团長的邀請，便率領他的部下七十多人移駐在萊蕪的常庄。表面上是防御捻軍，暗地里他却和捻軍密切联系。他以后又陸續同河北的私鹽販沈四周和唐富的中和团（本地人称黑团，以前曾参加过鬧漕斗争）取得联系，实力一天壮大一天。

因为人数扩充，粮餉不足，德培便和大家商議要进驻淄川城。可是博山北乡民团团长恶霸陈知本和淄城民团团长王維塘却秘密地告訴知县麟盛，叫他对德培加以防范。麟盛听了他們的話，馬上派了一百多人把守城門，打算不讓德培和他的部下进驻淄川。

人芷知道这件事以后，馬上去見麟盛說：“不要光听陈知本等人的謠言。現在並沒有警報，却派許多人去把守城門，这是惑乱人心的举动。居民們都很惊慌，还是赶快撤守为对。”麟盛接受了人芷的建議，撤除了淄城的防务。这就使德培在作好了妥善的准备之后，于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十三日，德培率領团勇二百余人順利的进驻淄川县城。

他們进城以后，首先到一家“永庆当鋪”为贫苦农民索討賠償。原来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春天，捻軍进入淄川时，西关“永和当鋪”把贫苦农民入当的衣物搬入城里“永庆当鋪”內，后来却揚言損失了。蒲人芷和冠平曾联合孙作云等向这家当鋪索討过，但沒有結果。这一次德培亲自帶領羣众向永庆当鋪交涉，声势很大。知县麟盛听说后，馬上帶領他的爪牙到現場来鎮压。这样更激起羣众的憤怒，齐声高喊：“打死狗官”。麟盛見羣众声势很大，赶快跳下馬來逃之夭夭，吓得連帽子也丢了。这时有些商人請蒲人芷出来排解，結果永庆当鋪賠償八百兩銀子。农民們互相商議，拿走三分之二作为补偿自己的損失，賸下的三分之一捐入信和团局作为团練費。

德培率領团勇进驻淄川以后，被推为“信和团”的总制。

为了充实装备，他们在淄城西关安了兩座冶鉄爐，制造枪炮軍器，人員也大大地扩充了。入团的人都先給些錢安置家庭，衣食由团里負責，每人每日給零用錢二百文。能招募到五个人的便可以担任小首領。这样，很短期間就扩充到几千人。历城的紀魁（一作姬奎）、青州的秀才楊訓、博山下冊的翟芳葵都参加了这个团体。德培把团局設在般阳書院里。

这年七月，知县麟盛卸任他去，新任知县是李凤韶。蒲人芷賄賂了千总李鴻图，叫他向李凤韶說情，請德培負責县城的民团总局，李凤韶答应了。这样县局的器械也就成了信和团的武器，德培就更有条件装备他的队伍了。

八月初，德培动員羣众斗争了无惡不作的县役馬四子和胡朝彥，信和团的威信在羣众中一天天的树立起来了。

为了在軍事上便于呼应，德培派人率領团勇分駐在本县的解庄和博山的福山，并各設一处团局。信和团声势一天天的壯大，主持正义的行动也就越来越多，因而受到地主豪紳們的十分仇恨，县官李凤韶也开始害怕了。

这时就有些地主豪紳告訴李凤韶：“刘德培現在駐札在城里的人数很少，力量不大，可以早一天剿灭，將來羽翼形成了，就更难办了。”李凤韶听了他們的話，打算在一个夜晚派三百人去消灭德培的团队。

这样的举动，当然瞞不了德培，早有人暗地里送了消息。这时德培手下的团丁只有几十个人，情况是非常紧急，德培立即决定，叫大家把枪炮摆列在大門内，自大門到厅堂多設旗燭，布下了可疑的局面。这天夜里李凤韶和李鴻图率

領兵役丁勇來到般陽書院德培的閉局門口，看見旗燭輝煌，知道有了準備，逡巡了一會，便偷偷地溜走了。經過這次事件以後，德培加倍的提高警惕，因而能很牢固地佔據了淄川縣城，並積極地擴充實力，和清朝統治者展開鬥爭。許多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看到德培能做出許多為民除害的事，都興奮地幫助他籌募團費，擴充武力，有些人還參加了他的組織，直接為他籌劃起義後應採取的各項行動。

他們的民團，是以農民和一些反清的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員的武裝組織，他們不僅和捻軍有密切的聯繫，也和淄川附近各種反清組織和反清人士有聯繫。他們的起義在初期雖然沒有把反清的旗幟張開來，但是象“鬧漕”“鬥爭惡霸地主”“申理人民的申訴”等等事件，都具有顯明的階級立場，他們是在破壞清政府封建秩序，建立了革命的秩序。為了肅清敵人，便於發展組織，採取這種比較迷惑敵人的起義方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東坪起義後所以能順利的進駐淄川縣城，正是由於採取這種方式的結果。但是當革命的聲浪震撼到更廣大的地區時，統治階級也就驚恐起來了。

淄川縣知縣李鳳韶看到德培的武裝力量愈來愈大，又處處和官府豪紳們作對，便寫了密文，報告他的上司，捏造德培一些罪狀。山東巡撫譚廷襄非常注意這件事，馬上派濟南知府吳載勛到淄川去查辦。

吳載勛曾在淄川做過知縣，和德培還有所謂師生的關係，他滿想用勸降的辦法將德培說服。當時山東各地起義軍蠢起，清廷想用各種辦法扼殺起義，來消沉人民的反清鬥

志。吳載勛这套阴谋詭計，对坚决抗清的刘德培和他的起义軍是絲毫沒有起到什么作用。

吳載勛的詭計还不止这些，他曾允許以金錢和清朝的“六品頂戴”来引誘德培，这些功名利祿都被德培一一拒絕。这些清廷的忠实奴才認為用功名利祿就可以收买他所想到的一切，那当然是大錯特錯。德培的志向，不是什么高官厚祿，而是响应太平軍的起义，用武力推翻腐朽的清朝統治。

正当吳載勛使用“以劝諭为羈縻”手段的时候，德培却和惡霸地主展开了更尖銳地斗争，正式的揭起了反清的旗帜，走上公开的起义道路。

四 太和、西河、石門三次战役

在博山城东南八十里路有一个地方叫福山，这是起义軍的一个据点。福山位居魯山的北面，四山环抱，形势險峻。这里流傳着这样的諺語：“刘德培坐福山，万无一失”，可見当时这个地方的險峻和人民对起义軍的信賴。有一次博山县官派了四个差役到这里来催粮，起义軍的軍官告訴里正（乡長）說：“把这四个人杀三个，留一个放回去給狗官送信，就說老百姓不給清朝繳粮。”这四个差役听了以后，吓是“魂不附体”，狼狽地遛回县城。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六日，起义軍沒收了田庄惡霸地主吳业荣的财产，并把粮食衣物分給貧苦农民。

陈知本是博山太和的一个惡霸地主，放債貸粮，重利盤